

世宗皇帝



皇朝通志
行

學易齋集卷之五

豫章萬廷言著

書

奉念菴先生

不肖承命奉尊集抵家病未能讀近始斂襟靜
坐捧讀之謹以所讀過書序記三種標題若干
呈覽伏思先生與尹道輿蔣道林二書因反究
大極西銘定性之旨皆非從已身起念是於天
地間見箇渾然一體道理然後能爲此身存主
可以懲忿窒慾而至于誠中庸曰大哉聖人之

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此本天之說也所謂德者正此身此心凝聚此道處近窺測此意益苦操存之難蓋凝道處未易懲窒也書自甲寅以前多略謹標道輿二書爲首其原橐五本并納餘俟正月讀完再壁惟尊候萬福不宣

答胡杞泉

昨晤對殊未盡精微中庸自廣大高明流出故

君子貴先立大蓋胷中洞然無物乃能爲萬物主宰乃能因物付物若受物轉去安能酬應此格物大旨今不向大處立脚專從精微處理會恐所謂精微非其本色流行已落枝節格局爲第二義矣兄云閉門讀易此最切要第須肯肯反身默識胷次洞然處何如讀之乃有入一部易只乾坤二卦乾坤二卦只一畫總在吾心虛明中識取非在外也繳憑事有定論乞見教人回布此不盡

與蔡春臺

過蘇承厚雅辱假華舟得數日清適皆尊賜也此學甚難在今尤難明道先生曰今日朝廷特惡伯淳只爲理會學不理會事明道且然况於吾輩僕妄意此學精神虛浮致此紛擾極切自反如兄質美善學人自孚信第願積之以誠行之以漸使誠意默默通僚友間爲佳大率吾輩眼中不可見有不講學之人一有此見日用間自生分別有許多不妥貼處矣舟人回布此惟

照亮

與錢懷蘇

途次得數日晤對極慰兄天資超脫少世俗嗜好特是向此受用遊玩散漫脫落處多疑攝叅求精悟意少故精神雖似脫灑猶未肯肯有安泊處舟中曾呈此意自苦未透不能言下呈露但隱隱見得如是便思效芹耳尊體覺未充百凡幸自愛出遊一事恐須少爲是恐煩尊人念兄也

答何肖山

照鏡之喻深服精識今學者多滯在形器執泥中未能如兄超軼如此也第願再反身一層自可得歸宿處矣如云照鏡之人與鏡中之人誰照誰是請卽此自反畢竟照鏡者是真鏡中是影子於此自認則不受鏡中影子惑矣請又從此自反照鏡之人比之鏡中影子固真矣然照鏡者目持鏡者手目非能自照手非能自持必有所以照與持者於此體認實有歸宿則不受

形骸影子惑矣反到此則誰照誰是更不分別默默向歸宿處安頓凡世界許多應迹富貴勳名升沈毀譽皆從影子起與吾真實歸宿了無干涉從此隨處體當則不受世中影子惑矣不受形骸影子惑始轉得形骸不受世界影子惑始轉得世界如人不受鏡中影子惑此身不落鏡中始能照得鏡也此良背行庭之旨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也第執泥無悟近實自悔自反不欲受諸影子惑而未能敬爲兄誦之願加

意焉幸甚幸甚

與徐克賢

肖山舟中與兄論執情一段兄當處豁然此非素力未易及此後望兄昔昔向豁然處提撕卽執情自輕卽有之亦易覺易化不向執情處作道理生分別矣凡學問逼索激作與散漫皆執情所累不可不察也

答友

古人學先本實非便要事無不周理無不知也

隨分反身默識此心令涵養有地就中漸少透透庶良知良能達諸天下道理稍稍現前不容已耳白沙先生所謂靈根着土長靈苗是也今學者患在不着土如來教意見遷換不常工夫濃淡靡一者正是就中多少走透只爲原不着土也卽欲辨賊子之幾微握經綸之樞紐愈驚愈遠矣

寄張汝學

君子之學以虛爲極以萬物一體爲量以悟爲

要以反身默識爲功千古聖賢所入所造不同其宗必歸乎此六經語孟所稱述不同其旨不外乎此外此則非學矣然此處極難非有真志不足語此近昔說學者多實學者少其飾名此學徼利作奸者無論卽矜節慎行尋文數墨之士在世中稱爲長者以語此學則未也汝學行已立志卓有法度只每與汝學點掇目前一段默然虛明無際氣象尙未見有相發處今且別會悟不知何期故復爲言之此事只在自己當

體尋求不從外得願汝學終日默然反身收拾放心深味明道先生之語莫於文義知見上牽附和會到得精神會聚必有豁然呈露處始知予言之不繆矣抵虔卽發舟計初十間可到舍下區區不盡惟炤亮

答王子植

弟歸家病暑杜門日與友人尋僻對坐痛除解說頗有涵潤默觀之益終是渣滓多手勢重不得輕靈與道力相當也兄云隨昔檢點此身是

切緊工夫第近亦實要如此但檢點處稍重意
中反覺填實少恬淡虛廓之味則生意反窒礙
不條暢此學所以貴得手也兄自驗何如乞見
教

答李孟敬

昨對榻請教數語承不鄙棄甚幸凡精神聚則
靈散則昏聚散之機只在一念提醒與否耳提
醒處他人不能與力亦無待他人與力也更乞
留意何如

答李孟誠

弟不肖出處無據此行真自覷然獨事勢人情
未敢瞥脫兄所知也且念此身於道無能輕重
世界亦好自煉火力危則平生病痛無立脚處
無欲體面或有迸出肯也此非大超脫即便墮
落幾微功苦愈覺難爲不惟於勢利冷熱上較
計爲有競心卽曰我將以不較勝之亦便競心
出頭處與淡然無欲本色遠矣若於此實下收
斂退讓工夫如易所稱艱貞吉懼以終始之說

昔昔萃危易傾便自不敢競只此不敢競處無
欲氣象便見前矣從此涵養深密自有一種趣
味胸中所存真有言語不能形容者威儀事業
從此流出自然粹美所謂美在其中暢於四支
發於事業者也近讀易實見聖人每卦每爻是
此意深欲隨處實致收斂退讓之力世情於吾
輩亦自可知終身之憂正玉成我敢不祇領兄
才業必不可遏但願昔昔是易中作用丈夫以
天下爲度以萬世爲期須是痛自忍鍊一切聞
然不與世競始有立脚處別後會且未期輒布
此請不次

答周衛陽

弟幸在年末頗竊相許自得臯未及一通啓居
誠省過杜嫌不敢爲兄累也辱來翰周悉感愧
何當念弟學不近裏浮妄未實歸根言行多悔
積瑕招釁固所宜然是以得臯後毫毛不欲置
辨獨反躬自責於歸根立命處着實尋求庶不
負古人困衡作喻之教因是平生闕失稍益自

明或由此終可銷補則方以藥石爲恩詎復置
辨於是非之際也至於不必辨不敢辨尤非所
論矣使至詢啓居甚懃讀來書末後數語見超
然志道之篤尤慰夫博極羣書與致虛守靜原
是兩事一是枝葉一是本根本末旣殊是非自
辨故古之君子終日如愚與見人靜坐則歎其
善學近代白沙先生亦有致虛立本之說至如
讀書則各隨分限要皆涵養培植此心初非徒
資聞見至於日用種種逆順亦莫非養心境界

此聖賢爲已實功異於俗學支離者也故博約
之博與博極羣書之博字面雖同旨趣實異不
可不辨願丈專一靜中理會取周程象山白沙
陽明與念菴先生之書讀之久當自見更以見
教復有商量處也不次

寄李孟誠

遠惟讀禮旣畢孝慕差淡北行當在何昔若須
在秋杪弟必獲奉教章江之上矣比日覺學未
得力多事中猶習次卒卒無不與氣象總是氣

質用事性靈未透雖事有偶中亦屬才具非自
涵養出也願兄乘此閒肯千萬深自煅煉異肯
出山纔有着力肯耳此中朋友稍聚初以舉業
相誘起頗引動此意但不知終有造否

寄蔡春臺

客歲抵洛曾一附啓比於費丈轉到口聲知動
定爲懌惟兄本實心蒞事吳下雖素侈靡聞亦
相信日積一日淳龐其有幾乎貴府本簡朴易
治顧弟學不及物差足寡過耳然每於詞訟中

深寓簡靜重本之意令民無妨生養之業使知
訟甚無益而各廢然自返肯亦有應手處書院
聚友百餘人日課舉業因間極爲發揮求放心
之旨雖未見醒發然意多津津稍遲久當有奮
然者出以待兄他日之鑪錘也不盡

答何肖山

僕學未反身動悔有悔每思高誼愧負實深所
幸署事稍閒日得餘暇取周易端坐玩一二爻
以自味雖不能卽見諸躬行然於古人危平易

學易齋 卷之五
傾齋戒退藏之意亦昔昔有會心焉抱頑全曲
固將終身爾也邊關無事諸備想益脩第往昔
虜寇雖不犯邊然昔有遊騎相蹂未有歛戢一
無形聲不可窺測如去冬者恐不無鷲鳥將擊
之意春秋之防法當更慎亮丈已夙計之惟加
意節勞養神以當大任不盡區區

答魏舜卿

今日之事已知無所逃臯十五得報卽爲束裝
待篆符一下二十日可長行矣第不肖何敢自

附古人仔細檢點畢竟力行未至虛名先布多
口皆所自取歸家當痛自懲窒務於闇然中求
無惡此志以報知己至如兄處此須務至誠臻
極和平以迴世論胷中不當令有毫髮憤悻與
近名之意也赤舄几几於跋胡蹙尾之昔只是
一箇至誠其氣象真可師法餘惟珍重不具于
埜克賢俱乞叱名山中書向後不易作願諸丈
努力明昔不負素志爲禱

答辜緣岡

僕無狀還山辱諭慰以古人不朽之義此生當
至之的反復明切讀之爽然悱然不覺英英動
念也孔子伊周尙矣周程韓范皆千古人傑然
合下所見不同故終身路逕結果自異固不在
隱顯進退間也使周程而遇韓范而不遇人品
學問各自有章何者種子不同故也僕抗拙踈
簡嘗於史冊中見韓范事業亦稍欣慕然卽自
謂非區區所勝及聞父師之訓讀古先聖賢之
書見濂溪先生主靜無欲之學則深心慕之雖

氣質浮妄欲根不斷而竊不揣量頗用自勉今
之困窮顛沛逆知必有不願易也蓋非敢謂明
濂溪微旨實是簡拙緣所便爲見故自計已久
不待今日始決矣然質庸氣浮積習牽錮胷中
微處殊覺未能灑然頓豁於塵緣世業之外歎
心踏地向一處鑽研以酬夙志如來教末所云
爲之不勇者誠然誠然矣已於羅原之上大湖
之濱結廬靜坐爲終年計日誦易書詩太極通
書定性之旨洗心藏密庶幾初心又不知究竟

何如也冲和淡泊之精非意興氣魄所能聚廣大淵微之理非知見論議所能當從古以往任道爲難此濂溪所獨宗孔子而韓范未可同年語也辱念輒敢布露惟教之幸甚

答吳望湖先生

某憶昨丁卯春季都門奉違昔事勢洶洶不敢候別悵快爲甚本年冬舍弟廷寅南歸備道翁啓居嘉勝道業崇厚稍自忻慰去夏歸自閩中奉到手教篤愛溫詞懇懇盈幅感激益不能爲

情彼以翁將大察不敢再以踪跡累翁而某自得臯以來亦絕不敢通一字於知己遂如我翁亦復裁謝稀濶去冬抵廣平行與心違莫能自達今春幸蒙褫脫還山無世路險巖之厄正思脩謁復拜手教高誼愈勤某不肖誠不知所以報翁盛德念某自三十歲來頗少他好卽知慕濂溪康節二程先生之學讀書訪友皆在此尋求往歲京中日侍教言絕未及他事亦惟此意不透爲懼顧氣性終浮行未默成虛聞先布遂

學易齋 卷之五
致此多口故自遷謫以來深自省悔一二年間
困衡作喻意氣消磨稍稍似有入路今益無用
於世矣日侍老親之暇頗得無事秋來結廬溪
山期終歲靜坐澄澈此心令屋漏中有闔然與
神明相質證處庶所以報翁也蓋此事重大天
所與我者於穆不已浩浩淵淵何處入手真如
秋風振橐葉大脫一番始能於淡泊中窺見本
色乃津津有不厭之味欲罷不能矣邇來頗見
此意世界摧折又適似贊其力量所不及者真

若天有玉成之愛綿力頑心尙恐終怠惟翁督
教之幸甚幸甚人便敬布積懷秋氣正爽百凡
乞珍重爲道主盟不勝惓惓之至

復金惺菴

暎違越歲深切仰私徐尉去草率附言未盡乃
厯遠念儀翰周悉讀賜老父書又知知己之愛
迥出尋常嗟夫顧不當求諸古人中耶某學無
實力積過成災譴罰皆所自取一切浮雲世態
豈敢令毫髮點注胷次獨有杜門省咎自反自

力以求不愧此心耳蓋人心猶火動之則易斂
之則難苟非于未發之中窺見本色昔昔有淵
然處以爲歸宿則未有不墮于聲色外彊中乾
而的然以亡者也令先翁首提尙綱一段精神
真是負荷斯世爲人爲已最切處而學易記諸
書又惓惓在此良工苦心猶可想見某不自量
因父師之訓頗切有志今幸解脫還山期終年
靜坐從世味濃厚處痛自剪剝數月以來習次
漸入平淡似於未發本色稍稍窺見彷彿益覺

淵然闇然滋味之長乃豈敢過有希望只從此
默會涵泳庶於屋漏中無大愧怍不終爲聲色
中人日後稍於斯道通一脈在霄壤間卽萬萬
窮死無憾也惟公更有以教之道南祠之建極
知崇尚正學之意大作發揮明的深足動人指
示漸磨諸士必皆有尙綱之志學術漸明人心
漸復亦憂世君子一快也第恐榮轉在期未遂
有成績耳曩承命於學易記末作一後語頃因
學無所得不敢妄爲空言俟三五年間當有以

復汀中諸生舊相處者數人頗知感發今不知果能不畔否也一提撕之爲囑乘使附書不覺縷縷以公家學所關有千里同情者在也惟台炤不宣

寄王子植

尊使去附短刺後至今忽半載矣山居絕難尋便而家僮數人各執田役遂未能奉候啓居心甚怏怏計兄必同此意也人生會晤旣難歲月復迅想與兄同處光祿時一段切磋景象何可

易得千古一身容易辜負年來益覺苦心因念前輩皆用平生精力又有真正師友夾持其所成就卽以吾輩眼孔觀之尙有未愜意在况吾輩用工萬萬不及前輩師友且又踈濶欲持此以了道脈使精神超越獨存霄壤間與古人匹休恐未有若此可襲取者也此間朋友商量者時有但論說道理規模大槩可聽只令反身切近入頭一語便須擬議支吾不能開口見心總是未嘗實下手力此道雖難執一至如各人下

手處則因其資性以爲悟入必各有不同亦斷
須明白堅從一路深入未有一二其見而可望
成就者第還山以來與世頓隔日侍老父之外
更無他事獨坐一室書籍俱屏惟憑自心於安
靜中靈悟此理雖未有大進而向昔一種粗浮
之氣漸就平淡於平淡昔稍稍窺見影響只當
下了無一物便自妥貼若纔動心有見自己靈
明炯然昭灼意思便自不穩住脚不得易曰無
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須
如此始是至精纔覺有自己精靈卽與物對一
與物對便落思爲終成浮妄非寂感之本體天
地之至精矣二三月間一意在此涵養頗覺自
信但終苦積習濃厚不能時時直下泯然與無
處相當耳幸山中日長着意料理不敢放歇他
日或有以報尊教也人便草候更乞一字教之
不盡

答馮少洲

冲氣之說生本無知漫誦所聞乃翁遂以土生

萬物發明其旨此仰見存養之素洞察之精尤
深佩服蓋此卽仁體卽浩然之氣也天地真正
生機在淡泊中自然流布若曾中有絲毫熱鬧
卽是欲機去此遠矣乞終教之

與徐克賢

省中備承教督歸而思之兄憤志實脩特達自
悟皆所仰服第語下自提大高立論稍競雖云
愛敬然於自心誠愛誠敬實有相妨蓋此道易
簡庸常不藉言語發揮以助精彩不藉思慮提

拔以增高大在知崇禮卑深心篤行廣大高明
之業當自馴致也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夢
周公孟子之願學孔子皆非思索比擬乃其存
誠處也大學一書真孔門家法曾子親傳夫子
明道具體聖人似皆未容輕議向曾微論及之
不識以爲何如幸示教

又

前者偶與兄語次氣象間實有自提大高立言
近競之疑故輒以奉告讀來諭深愧多言之過

然實以相愛非以相忤也古人悟道則心愈小
今人悟道則膽愈大孔子於子臣弟友皆以爲
未能庸言庸行皆有所不敢夫惟未能所以不
敢惟其不敢所以愈覺未能卒之言行相顧而
至慥慥篤實之域近昔講學君子一聞良知或
少悟性體卽抗然以聖自居視人倫物理更無
不可能者以故風俗浮靡學問粗淺其端皆起
於安豐之學愚夫穉子一聞其說卽居之不疑
良可慨歎欲救此禍真在吾二三相知躬脩默

識真見孔子未能不敢之心時刻自反自責不
敢有一毫放過始得也凡此皆質正共成之意
非發此相辨難有不可幸直教之

又

昨承不鑿之喻極感垂訓此心倫物之宰倫物
做不到十分不謂之盡心然非戰戰兢兢日見
其未能而不敢不勉則亦必未能做到十分處
此子臣弟友孔子一謂其未能止仁止敬止孝
止慈止信必緝熙敬止者爲能各造其極也伊

尹以先知先覺自居其氣象極爲自任然太甲
伊訓諸篇亦皆惓惓敬慎之至古人志學大端
於此略可窺測故言之不出非慎言也匹夫匹
婦若或勝予非畏人也學當如是也必如是然
後深懼其未能深懼未能然後能勉而致力此
之謂盡分分盡而心盡矣後世君子雖各有成
立然負高明之質者乘超悟之機慕開繼之業
者極刪述之力超悟者自雄其得千古之秘刪
述者自謂其開萬世之傳而不知於孔孟盡心

之訓皆不能無毫釐千里之異也然則所惡於
智之鑿者豈特在反觀自性之一途而已哉道
之不明學之不講無志者固不足論其有志而
不失之鑿者亦幾希矣兄借寇兩年眞受教益
顧弟之愚則惟自覺其於倫物之間猶未有戰
戰兢兢不敢不勉之誠意每承翰諭益切自慚
惟督教之幸甚

謝徐撫臺送數學館扁

桑林假館辱賜名題謹擇日高懸以勵同志然

深揆不肖何敢任茲夫敷教也受教於人也言
受教之於爲學也斯過半矣君子旣以師古建
事又能受教於人是之謂學常於此遜志肯敏
是謂念終始典於學不肖生平無似獨受教一
念頗切惓惓自此當益勵初誠涵泳經書訪咨
先覺雖不敢庶幾古人然亦將藉此無大過於
霄壤間以答明公獎訓之至意伏惟終教焉幸
甚

與徐克賢

弟賴庇幸再生矣病中極辱畱念感謝何可言
顧所幸得生者爲藉來日以全道力不然有負
垂愛亦苟生耳何貴哉平生毀譽得失備極經
嘗自謂於此學頗有所得茲病經死生之際乃
知於本分性體不知隔幾層公案也性有一毫
不透卽爲冥行欲有一毫未除卽爲漏孔然非
見性不能窒欲微哉見性未易言也身經頗切
深懷憤心兄幸教之榮行何時乞見示

又

榮行第不能一送何以爲情讀與敬吾書何幸
再生得究斯義惟有汗浹背耳與允隅書意似
未透蓋性與學分踈大甚自不得透耳兄負荷
此學極爲勇邁更願涵養深沈以濬源本蓋天
命人心之正脩已安人之功當有漸次未容速
致力取也謹專人奉送病困不多及乞炤亮

與章本清

性有本色功有實地此皆在自已身分辨別心
源不淨則一切皆浮欲以此遽圖輔世長民之
功教誨立達之業此何異聾者之求聽鐘鼓盲
者之求觀五色哉而且使人聾且盲也可不慎
哉弟二月半或來竹坡處此昔相約同住以盡
此意願畱神不次

答友人

承示病與不病二義甚精第僕當昔只一味聽
天命耳今甦來回視頗覺當昔心下甚一無許
多分別也夫學不到心念自一處終是揣度不
足語誠此甚難言二程先生書幸早晚熟觀孔

學易齋
卷之五
孟而後此最爲正脈高明細求當自有得惟教之不具

寄王子植

此學行解極難相應第近一味靜脩斂華損欲淨心源以契本實然習染根深不覺沈滯衰矣古人佳境日望日遠恐終爲解釋人也如何相望在近乞肯通一字以示鞭影不盡

學易齋集卷之五

學易齋集卷之六

豫章萬廷言著

書

答吳野夫

遠承枉教風雨爲別愧悚何如道固生生然氣浮則植根不固念馳則生意不續雖曰愛人誨人而根本已蹶華實將安附哉故古之善言者必曰存其心養其性苟誠知所存養則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况於鬼神乎已立立人已達達人固其生生之自然矣然

華論足以移人反躬難於密實闇然之與的然
在學術之辨而非若義利之分以爲君子小人
者也稍涉聲色卽內省有疚而的然矣可不慎
乎願益留意病中不能詳請惟便教之幸甚幸
甚

寄許孟中

弟去冬以傷寒誤下遂至氣絕幸得再生至今
雖賴庇全愈然血氣耗甚矣承斷慾之示極感
至愛敬領敬謝夫古書各有一理人言各有所

見論其極雖若皆可會通然學者擇言而蹈選
術而入斷斷必有正路矯已所偏觸已所明然
後可以深造自得達歸一之趣若徧牽古書多
從人言則朝此暮彼恐非固本樹根成章後達
之道兄最虛受非弟可及第恐信言稍易不無
那移耽閣之病耳乞精思執德始終不渝由一
路以深入則區區千里之祝也蓋志一而後凝
於神獨慎而後誠可立君子有志於天下國家
而思明其道未有不由斯而能立人極者也

學易齋
卷之六
二
答徐克賢

昨承愛敬脩身之論頗親切顧弟所謂根本凝聚者非異也連番聚首覺兄精神有憤悱愜切愧悔歛肅處亦有散繼續不來處此無他總是精神未得深穩平泰故警縱昏明不自由也是弟所謂根本凝聚者在兄身分工夫有當商確不在學術同異語句是非也凡前後請教皆在此而兄常於言語間駁辨大嚴似非切磋本旨昔之善形容孔子者曰溫良恭儉讓自今細

味此語夫子形神一肯俱到老安少懷氣象當下呈露豈待感激發揮乎此正所謂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者也美在其中弟根本凝聚之說也所謂脩身也願於此深自畱意并還一字何如

答屠枰石

十年一別極切仰思得手書展讀如對顏色弟前冬一病幾絕誠懼長辭知己今幸苟全雖未能卽續舊歡連牀密證然猶得寄此心於尺牘

之間亦已幸矣來教云孔子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一生用力得力全在一下字又云不怨不尤正是下學對境實功所以性真洞澈世態人情種種不能爲累深見精切之功非泛論說者第謂吾輩今日當先論孔子所學何事然後下字與不怨不尤處始有着落以第管窺欲明明德於天下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是孔子一生志願默而識之爲之不厭誨人不倦是孔子一生工夫志願無窮工夫無盡其苦

心極力轉移天下萬世處非惟當世君臣不知如晨門荷蕢長沮桀溺皆一昔賢人君子竟亦莫能知其槩雖及門之徒如子貢子路公西華子游子夏皆百世之英或落知解或着事功亦未能深諒夫子所以知止定靜明明德於天下之深旨是夫子有天下萬世無窮之至愛顏曾而下竟無一人能盡領其愛者然於此少有怨尤卽生厭倦是愛天下萬世之心有休歇有轉換昔也故於此只是默默反已益爲不厭誨不

倦耳無休歇無轉換所以立達之誠炯然在宇宙上下同流甄陶一世直到與天同體處此孔子所以下學而上達也以此觀之孔子眼中似全不見有人情物態只一味覆載甄陶之在已在人處窮處達原無二境故亦不作對境工夫如來教云云似是吾儕今日猶涉於窮通得喪之境者所爲恐非所以語孔子也故弟以爲今日須先論孔子之學孔子之學明而後志定志定則不怨不尤下學上達當自有不言而同者

兄以爲何如惟見教幸甚

答蕭允隅

兩收汶江手劄極感不忘昨番尤見懇誠外邊得志倡導此學莫如按院兄猶苦未達何耶大率吾儕患在當下發念雖云向善未必斷斷有明明德於天下之欲卽有此欲亦多依文興念未是竭底至誠此欲卽性卽吾生生之根從淡泊中自然流出與世中一種熱鬧意氣殊不相類蓋無欲之欲也此處極難分踈然又不得不

分踈也若此處不真則所謂仁義忠信脩齊治
平一切善行皆不能隨機圓滿天高地下萬物
散殊合同而化流而不息種種生意皆不能隨
在同流千古一段生生永不磨滅精神在霄壤
間者若於吾無分無相干涉真區區一物之中
矣所冀二三相知講明在此若世情則置之度
外但辨誠心忌諱與不忌諱烏足深論耶

與章本清

凡學不思則如無可疑一思之則疑端百出疑

思問問思辨而後理可明愈疑愈思愈思愈明
理無窮故也若謂一番講明卽依而行之不必
再究則縱是篤踐終守一說非所謂無方體無
窮盡者又安得日新又生生不已者乎康節
云昨日所謂是今日謂之非安知今日是不起
後來疑旨哉言乎願無忽於斯也

寄許孟中

前族弟去便啓謝中間因手教所及請正甚艸
率然高明不專求之語脈所及當默有契證矣

南都會友何似凡解釋是虛知見倚靠是閒伎
倆惟一味至誠透性始人已兩動有感發也道
術之微性命之精至當歸一必有確然止宿之
處若自心分寸中稍涉兩可卽到頭是兩可人
千古在前萬古在後果誰可欺誑乎若一切不
受知見伎倆所瞞則自心兩可處亦隱隱愧歉
讀書會友偶有省發鍼着痛處則疚病之篤憤
悱必深知耻近勇欲仁斯至此又回之所以擬
舜而孟子所謂瞑眩瘳疾者也相見未期輒復

附此

寄許孟中

弟近益覺此心貼實爲難非但世好卽學術用
工亦易虛妄蓋所謂貼實心地自貼實也闇然
內省不動而敬是貼實工夫日見自家前此好
知見好論議好趣向皆無實用惟此一路朴實
有滋味遠彼親此是貼實漸次此非可解釋只
屏去他書日將學庸論孟玩味反身體驗自有
辨別人心邪正之幾天下治亂之自古今道術

之殊皆係焉可不慎乎願思之一以見教

又

承示凡有自脩欠缺一念愧怍之處由你見得十分精澈總是與已為不相干深見近日切已用功之實第第謂愧怍之處固然矣不知一念不愧怍處何在又所謂見得十分精澈者何指若謂一切知見解釋則說不得精澈若是真正於不愧怍處見得精澈則又未有與已不相干者與已不相干只是於不愧怍處尚未十分精

澈於不愧怍處既未精澈則於所謂愧怍亦恐未盡合天則矣凡人愧怍亦自不同如立言者以言語不工為愧怍立行者以行義不著為愧怍若孔門之學乃自有愧怍處矣所刻立志一段亦極緊切第當下未言所志何事只如泛說為聖為賢令人亦未便有下手工夫也願思之更以見教

與郭華南

近因讀元城先生行實至七年不妄語與三十

年斷慾二事毛竦顏汗古人躬行如此今乃悠
悠行不掩言豈不得罪古人乎執德不弘信道
不篤真焉能為有無也會友想日益第不學者
無論有志君子恐又增一番向好的虛精神不
肯實從顏曾門下尋貼實路逕亦終歸於無學
且犯孟子而又害之之戒此則在二三公慎其
端緒也區區有志而力不臻日惟默默靜坐玩
一二卦爻自養頗知從實遷改懲窒之難又有
感於古人而益憤因附此惟教之不具

與李孟誠

鄒承枉顧失裁謝為歉學問語句祖述前輩多
不甚差不必苦論同異只自己實切見地與受
病根源非藉師友難以自證自拔道本無窮天
甚可畏古人任道正以奉天所以業業兢兢小
心昭事子臣弟友一若未能行不敢後言不敢
先至今讀其書味其氣象藹然動人至敬至誠
故也後學不逮古人正在于此吾儕須痛以此
意切磋自應同德卽有不同無非密證見地指

摘病原稍異毫釐不妨相益不惟一昔友朋深
受夾輔而卽此一段切磋眞實精神百世之下
仰之猶足風動便是眞成已成物處也惟教之
幸甚

寄蔡見麓

夫古人之學在自明心地一切行已論議皆隨
機酬酢與世周旋無非點明心地之要故心事
合一人已相孚然其用力之深固執之處則昔
昔刻刻只是闇然自明其心地而已君子所以
異於人者正在於此兄靜久慮專必有深造何
昔得面悟爲幸便候草草不盡

答友

頃讀易及圖稍悟此息是圖坤復之際之精意
蓋坤復在下而息極深下則微而入無爲造化
根本正河洛一點在下不易之理蓋知是乾體
息則知體生化之妙機故良心夜氣相養相息
而後生生不窮是之謂易然非息之極而知體
見說此亦夢語也息豈易言哉息豈易言哉承

教輒布此不盡

與章本清

友朋道喪浮薄日增誰實爲之反躬多咎卽當
長謝諸緣杜門靜坐味大易齋戒神明洗心退
藏之訓以自濯滌心源淵澄性地此段精神千
古在前萬古在後庶其旁無因倚迥然孤立於
霄壤間亦自可無大媿於造化生成之德也近
反復易傳益見從古先哲擔當負荷之勇直以
其身爲天下萬世標式孔孟而下莫如伊川先

生力到詣溪行純誠篤其清淨不容一物之境
眞與於穆同凝淵不可測至於發明爻旨詞淡
味深動稽天則顧知德者鮮斯道莫由則亦幾
乎爲天下之空言也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
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假我數年卒以
讀易可無大過幸有以終教之昨承教義文周
孔只是一易此說最當第孔子發周文之辭遡
循氣脈猶可意解至如文王衍先天爲後天義
皇本河圖數圈而起爻畫則其中妙旨世竟莫

傳更乞深思之此處有悟乃知造化有樞生民
有命萬事萬物各有自然世間一種權謀術數
功利虛無之學皆無從着脚處矣秋涼相見一
究竟之

寄鄧汝極

弟初侍教年末彼此屬意卽不在世法中自後
二十年兄靜養山居學行卓爲同輩光重弟資
性簡劣誤入世網浮沈幾半生所自妄期竟無
實際衰病仰瞻惟深愧嘆而已古人學務實勝

日惟闇然內省究澈心源使當下所存簡靜平
實與千古聖賢誠明乎契乃爲得止其誨人務
在隨機點明心地令忠信篤敬叅前倚衡各安
所止而已後世學術多端心源蔽於念習默識
淆於卜度聰明不固精神漸浮危微悟解之辨
在孔門高弟猶難况末學久習支離乃欲歛浮
華而窺本實去意見以歸精一固宜極重而難
返矣非真志實功憤勇疑懼決然以斯道爲已
責而遯世無悶者莫能任焉兄志篤慮精蓋詣

是矣惟有以教之幸甚幸甚第誠賴焉實晤期之初念也此學不明人懷異意如近日一種浮妄精神尤爲可怪耳目熏迷多高視長步謬悠狂悖鼓惑愚民此雖不足爲學術精微之累顧或靡然陷溺其中則比德淫朋亦足爲皇極大中之累錫極保極之害也第誠竊憂之然吾儕一二知己相與切磋實悟實脩深心請事於孔子從先進之旨則斯民直道從古固然亦不憂無反經之效矣前承手教深感垂念茲李生叩

謁門下敬布鄙私深惟同抱用敢縷縷惟自愛不宣

與友人

數日讀易頗究意趣此生幸有歸着想不至半途而廢也吾友近雖多事更須收攝歸聚令此心常有清空意思不至以事慮填實虛竅乃爲事上磨鍊大機括學與無學正在此辨輒此效切磋且求鞭影也不具

與李孟誠

李醫去後已卽知尊目收勿藥之效忻懌忻懌
弟病中習易傳頗見古人治心養氣之方只收
歛退藏冲和自著動自獲吉稍涉壯果聖人必
設戒以防危甚與弟氣質相對治用此益研玩
此經而苦力未逮因伏念貴恙雖愈然火易動
難戢尤望靜養令根本深潤火氣藏伏歸元則
精神生旺暢於四肢達於事業矣弟連歲抱病
自反畢竟懲窒全欠堅忍此後只一味靜坐玩
易了平生心願蓋養德養身本是一事心氣到

極清和處便是乾坤合德真正生機康節先生
所謂玄酒大音也蓋亦難矣然性命根本所在
敢不勉乎

寄王子植

不受汚染是吾輩歸命之處華南所傳恐誤去
歲曾爲敝府同志作一序送華南行其中頗論
此意想渠忙未出請正也兄得間取讀還示一
字爲望

寄羅近溪

學易齋 卷之六
日候旌節至龍沙竟戾止無期計從他道歸仙
里矣是身如電影雲浮矧虛名乎不肖舊嘗經
歷真未涉纖芥顧不欲語人恐涉世者謂區區
誑言耳不知士固有志所輕所重各自有在也
霄壤間一段千古不磨滅事業只在當念潔淨
今丈歸幸得藉教知所攝聚不至昏散庶幾古
人事心之旨斯為大幸從姑之麓章水之濱白
首切磋往來物外卽雖無用於世而精神風味
被在遠邇亦足畱一線在宇宙內以冀為後日

引起斯文之端猶勝奔豸世途播滕口頰萬萬
也伏惟冬寒珍練不具

答鄧汝德

易論謹錄上第於此學疑之二十年至今未能
決了惟近稍不受意根拘蔽耳蓋嘗窺此中意
根且無着處矧憑意建立者乎鶴僊昨得飫觀
盡其委曲獨登頂一望萬境俱空頗窺孔子登
泰山小天下之趣益英英有出世之思矣不次

與葉克慎

僕惟古人之學皆先自定品然後論功道德如
伊周孔孟周程事業如張葛李鄴侯韓范風節
如李杜范郭徐蘇皆非偶得彼其天縱之資絕
人之識胷中品格已自先定窮通得喪斷不足
易其操亂其識故其志慮所凝言行所發積累
所通莫不皆是成就此品所以道德事業風節
卓然在霄壤間末世此學不明師友道喪世之
君子自功利之外不知有品記誦剽炫之外不
知有學間有一二超然思以自立者又多眩惑

徘徊牽誘於論議名目之繁剝蝕於的然聲色
之淺求其極深研幾量資定品卓然使天下後
世不待言說而各信其爲何品如今之信孔孟
周程李郭韓范諸君子者吾不知其何如也以
此欲賢才衆而風俗美不亦難乎克慎天資制
行斷非昔輩可逸第平昔所自期待似尚未有
定品以故行誼雖無少缺而亦未有斐然成章
處此區區欲吐之懷也夫昔俗易流人品難立
士君子生霄壤間豈容遽爾草草與衆同朽腐

哉深願吾克慎自奮自立不惑於昔論也夫品雖有三然當以問學爲本學必以孔孟爲宗而濂溪先生主靜一語尤入孔孟至訣以區區淨妄之資用力之淺十餘年間經涉世故頗覺得力猶自信他日不倦或有成立矧吾弟之沈敏者乎監中讀書應事之暇不妨靜坐澄心默究此理積習之久解悟自神志慮旣凝品裁益迴以此建事功爲文章有根之華自應煥發所謂闇然而日章也區區極擬發憤從事不負夙知

惟吾弟勉焉更肯以一字起予爲望屬筆草草滿紙恃知愛故耳餘惟珍重不具

與章本清

弟哀苦中他無足靠獨反已收斂意地肯肯安妥差足支持耳因思孟子求放心三字真是澈底語堯舜執中亦只此三字到得篤恭天下平不加分毫卽屋漏不愧不減分毫但患不肯肯在此耳弟不孝罪大追惟缺失獨此一念庶尙可補幸時提策之朋友間亦乞重提此語更是

直切不費辭說諸君煩為致意哀苦中未敢忘切磋也

與陳本潔

兄歸既失面教讀靈濟感懷之作令人爽然極知道念殊俗三復如對左右且悲且懯矣哀苦中比得讀易歛心下氣昔復隱然見四聖之心齋戒退藏上帝臨女亦或自信為希聖之階也承府中多暇得讀書甚慰凡讀書不徒分解古人言句在宛轉引歸心地自明白自受用耳兄

深造當自得之羅近丈遭二郎之變極為酸慘善人何得有此第其出遊之跡未盡外比之貞不無微悔承康強如昨稍慰遠懷見間乞為道倦倦

與章本清

兄玩易日邃體之身心益有着落否未即面請如何第邇畱意此書亦少有論著蓋非敢強作反之身心有當乃依註數語倘今所是異昔印之心地少疑即復自改期言與心合心與易合

終吾身焉耳雖未敢自謂果盡與易合然亦必
出此心平靜中一線默契乃信不然不敢爲虛
語也大率弟非立言於世貴在反復紬繹令心
口不疑自性始徹到耳不盡

與徐克賢

春報稍抑知兄無動纖毫錦里暫停計多聚樂
困德之辨復小而自知亦足爲兄增高浚深之
一助也風自微顯之幾自心聖智達天德之奧
一毫聞見意氣湊泊不上一部易全寫此理兄

疇昔負荷叅悟迥出儕輩近不知於此意何似
學古之宗提唱旣久然尙須下一轉語否弟深
山寡朋日益荒僻所幸無他外膠得從困復中
研究此理庶幾不終爲的然之亡則天所以優
窮者也偶便附此候惟自愛

與胡生

聞家居讀書有常爲慰大率朋友中不必高談
惟能斂心下氣一味讀聖賢之書大小各有受
益卽事上使下自有條理不獨文字間潤益而

已也念吾友聰明而制行更端用布此不盡

答胡小渠

河圖第向頗留意大率以象推象以數積數乃後儒支離之繆也圖意在卽象數明所非象數者欲人從數反究到一處一亦不可得庶無極可證而象數皆在吾一念中所謂宇宙在乎手也兄深造有悟乞乘便見示相期在道世語不復贅也

學易齋集卷之六

學易齋集卷之七

豫章萬廷言著

書

答許孟中

先淑人不幸去年正月內捐寢本年八月賴庇襄事今忽忽再經寒暑矣遠辱奠問豈勝哀感敬謝敬謝賢郎之戚今歲得之魯兄來章雖家人皆爲兄及年姦悽愴者屢日奈之何奈之何惟願兄愛養精神以需多胤至禱至祝來教云學不光顯其故安在又云年踰知命見過世儒

而自心洗拔不淨最所深耻讀之三復汗淚交
流非兄疇肯爲此言乎弟謂學不光顯正爲此
心洗拔未淨此心明白潔淨卽是光顯蓋在已
心身分辨不在世界從違多寡也夫聲色之動
人也易闇然之動人也難雖至誠未有不動然
道之難明難行自孔孟已然而况後世是以古
之篤行君子寧爲此不爲彼蠖屈龍蟄密證密
脩惟恐誠之未至不敢使一毫聲色之有餘設
有論著皆其實際無一切張皇之過如濂溪二

程卓可師法蓋其用工深而自待遠知闇然之
味不厭的然日忘之可懼故也一番變故一變
摧折此安知非天警吾輩令歛華就裏以漑根
食實者乎正自心光顯之機同志努力切磋之
會幸自勉愛兼示教督爲禱也魯兄羅兄近日
極力提唱真斯道所倚第學古脩身皆經書本
分語不煩辭釋發揚二兄就中特地一捻翻覺
多事與孔門氣象語意轉不相肖弟向欲論此
因病未能徐當竭盡此意以不負兄念我三人

之深意也兄資望或應外補得因緣信宿以盡亦極快事乘便布此復惟照亮

答袁孔安

使至拜儀翰并詢動履甚慰來諭詢及轉移士習之機不在言語文字尤見造士至意第士習浮靡已久欲一切反本卒難爲功愚謂惟每學擇聰明士子數十人痛掃剽竊與近世一切虛談責令一二老成有學者爲之師着實嚴限讀聖賢經書務在以心體傳以傳會經講貫刮磨

漸令通曉至考校文字則以質實從經傳中有一種自得者右之以風多士近昔學憲皆知此說却緣自無實功多以意見行之未盡經傳本旨又多設計防稍從澡厲無一體教訓寬和之實而所考校畢竟詞藻剽竊者前列奈何能使士習有轉變昔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顧教訓感動何如耳豈遽敢謂無人哉然所以必令讀經書者亦非直爲文詞也國家治亂在士大夫士大夫賢不肖在今日所養近世精神虛浮不

歸本實在講學君子尤所不免况在昔輩內懷
勢利外挾虛談異昔建事立論為害不小惟古
聖賢經書理精事核詞奧氣深言雖不多句句
是實理實事讀之者逞一些新詭虛浮不得久
之自能令人斂心下氣日就平實故書不必多
惟在精專精則心細專則氣沈心氣沈細之人
何理不窮何事不善孝弟忠信自就規矩一切
浮靡皆無從着脚即使未盡超然領悟經意亦
決不至浮靡如今世之甚此正是讀經實用處

也除治養心氣之外皆是枝葉矣蓋後世教法
盡廢惟有讀書孔子敏求精神全是好古開萬
世之太平定衆生之魂魄惟此六經語孟耳舍
是何所準則國家本經術造士意正如此考校
者特以此意驗之文字示勸懲耳豈真為文字
哉兄素於經傳畱心動根本實今又為此官則
舍兄其誰任之宜兄之汲汲也雖然難矣弟在
家督率子弟與鄉後進從事於此尚全不能况
一學憲徧教一省又當浮靡之極乎但願日深

此意日篤此行中土風氣視諸處猶爲完厚自當興起卽不然後且有繼兄爲之者吾盡吾心力焉可也洛中二程先生之鄉也理會經傳莫如二先生其實詣不可窺乃其實功則紀錄具在兄試以此提醒尤當必有聞風起者曩兄示所集似尙未妥而全書稍雜愚謂近世呂涇野先生所註二程類抄購本刻之甚足標示多士倘兄謂然幸示一字第當申數語簡端以發嘉惠之盛意使迫艸復不能隳槩乞畱意自愛不

宣

答王子植

承示甚領無滲漏一語且未敢云只得信此一路爲難聞一知十聞一知二猶較量於所知之多寡文章可聞性與天道不可聞猶於性地上作可不可二見賜且然况其他乎大率吾儒伎倆窮於解釋解釋不去則云世無此理不知理妙在解釋不去處一箇乾卦許大精神事業只一主忠信該括無餘其論知至至之知終終之

學易齋 卷之七
五
正如人寐初覺一知便至當體豁然豈俟解釋
故今之分析卜度皆屬意路紛紜與道無相當
之期也第平生此件叅求幾不餘力於此一路
頗知信入得來教如中熱沃漿不覺飲之頻而
心之清以淨也慰藉深矣惟便中更賜一字提
醒至囑至囑

與胡孟弢

此事古人明言聲臭俱無奈何從形色裝點明
言定靜安慮奈何從思慮揣摩明言不睹不聞

奈何從言語承接今人求道路逕與古懸殊如
此奈之何能使斯道有明也總是末世澆漓精
神浮動雖云向學亦只是熱鬧心腸於世法中
趁一好題目耳故居今之世有志者非一切放
下向闇然中打教習次冷然如酷暑之沃清漿
煩瞽之止曠臺恐與道竟未有相當之日也兄
才氣高邁今畱心此學實是至難大勇相愛情
深敬復布此幸思以見教尤所願望

與章本清

今昔學者之病正坐知見大深意氣大高此心全不在位當其極力發揮講究之昔已是全心放了更自一向撐持論說竝不回頭看自己脚跟是何地步是在衆中已如此况不見之處能復有戒懼之功乎故弟謂收放心是今昔第一義靜坐又收放心入門第一義也何如何如

答李孟誠

久失遣候辱來教感甚所引延平尤悔之旨足徵反已之嚴三復尤深悚息弟謂今昔朋友只

知論學全不論品不知須先定品而後學之同異失得可論也夷齊與孔子同品然後可論同異朱陸與周邵二程同品然後可商失得佛老之學千古動人其品高也若不論品而只以言論蹤跡比較失得則似是之非掩襲之巧反在狂狷者之上矣今海內論學者甚多其中不無樹立然試考其品能一一不愧古人誠不敢厚誣也以弟所處者言之如三五知己則資稟雖殊本根皆實其品似無可議所當論者在學其

餘篤論飭行不無所長而究極根源且雖論品
濂溪晦翁卽不講學亦斷斷同是千古人品不
然卽同言堯言同行堯行學問大同無可非刺
亦終是蹈襲君子耻之此豈可聲音笑貌爲哉
兄品自高又誠自反如來教云日消所尤悔者
與求延平所謂融液脫落灑然處証詣精專如
此則身範物先何愧古昔卽稍異同無妨也且
朋友切磋何必盡同以水濟水古人以爲弗可
食矣蓋自有大同者在也弟品下學荒茲且衰

暮念教誠欲以古人自拔然不知終能無憾否
也湖峰結廬此意頗決蓋賤體終薄只得隨緣
自養亦古人量力之意然果能振衣千仞濯足
萬里而洗滌心源有灑然融液處則品學俱到
與朝夕從兄法堂之上何異顧媿萬萬未能耳
佳刻謹拜領餘惟心炤

答許孟中

友朋中豈弟懇切如兄真鮮儔伍孟誠之負荷
汝德之精識信皆一岢豪傑南浦之會夫豈偶

哉別來念之真自欣舞固亦不自料其不肖而
思勉焉以矐於步趨之後也然宇宙內千古豪
傑樹立各有精神自今想像炯然如在一堂面
目各呈互有生氣豈區區口耳取同哉知本知
止之說兄旣信羅兄卽從此用功大略亦不遠
昔人有言霜降水涸天根乃見天根固自現顧
恐水未易涸耳弟之苦心良在於此然心之精
微口不能宣惟兄力行深思之果到霜涸處必
爽然於吾言矣來教甚感切磋之愛佳書厚惠

銘誦何當覲後若得再借盱中當圖晤盡天寒
遠道惟珍攝不具

答李孟誠

此事非可冥搜亦不從顯得淺深皆非所論第
就當人身分切磋則或云云耳若執作一定道
理翻爲剩語矣

又

弟初擬徙宅上巳是積誠聞道從出香山乃爾
趨侍不謂山中風露稍勁遂感冒以歸甚非初

心矣悟得圓理不落形骸度數乃是極語除累
斷慾如香山室中所云乃是極功吾二三人密
實如此切磋更有何事千古豪傑負荷成已成
物豈復有餘蘊哉脩身求仁隨分提唱皆孔門
正傳家法容別有說耶風寒過勞使者益用不
安艸艸謝不盡

與鄧汝德

行旆計在月半之後弟尚病汗出不能一送然
聞兄請告中途倘然會期顧不甚遠矣弟二三
月間擬一味靜坐稍洗宿垢不知有此力量否
宇宙真不限隔人只念地淨治便自脫然也途
次珍重不盡

答管登之

小兒建章歸奉到手緘佳刻高誼藹然及讀小
兒荒稿具感覽注指授倦倦至意不知此子何
以報耶敬謝敬謝丈天下士也諸所建白灼然
當世大務騏驎馭天步尚紆豈猶將有待乎
顧其數可矣僕自虎丘奉別今十有八年究窮

此學頗不敢以燕僻自廢然昔人有言譬如琴瑟笙篴不有妙指不發妙音中庸稱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只此一語道盡千古心要然亦只在尋常喜怒按指發音非從別有第一涉睹聞卽落注想離卽之間正坐指未妙耳何肯面晤一傾此懷惟照亮不次

與涂汝高

小价歸拜華翰珍果之辱敬謝圓常習靜深見雅志此道慎毋向舉念分別處求只一味收攝

浮念凝聚歸根久久光明自發道源自啓也卽此便是終身工課僕嘗委身從事於此力行不逮不敢空言感倦倦布此惟畱意幸甚

寄王子植

去秋承寄會語手翰卽隨便附謝數字今不奉候問者亦復一年懷注何可云喻在物爲理處物爲義伊川先生之說自是至論但後世不深明其旨偏據以證物理者固非因據證者之非更不研求其旨而并排初論尤非也讀衡齊深

學易齋 卷之十
見苦心見處亦細但每每欲爲伊川先生拂士
則過矣兄會語中論心非情識不與物對是合
內外者極當其旨然弟謂此處終是分踈擬議
不得不若一切置之只是涵養默識更是當地
心體顯見與人論學不若只拈出自己更透一
莖艸自足爲丈六金身不必周遮義理與古人
作訓釋辨博語也弟多病日益杜門靜中讀易
頗得一二深見伊川先生造詣精純後儒斷斷
未能窺其門戶廬山丈旣不可作今豈君子有

志此學者又一切意氣如飛沙走石安得深心
遠識之士相與歛襟俯首研究此經爲快也默
而成之存乎德行非兄誰其告語惟畱意焉更
示一字教之幸甚讀貴府志取舍斷制見賢者
所尚第分野之說從古已然左史而下考驗頗
准恐未可因後世迂怪不經之論并廢也志史
也史必尊天重父道也其可盡黜乎幸一思之
賢郎想益俊偉此後尙有得否弟賴庇老父差
健兒輩讀書頗知章句益差足自遣晤對未有

學易齋 卷之七
期冬寒千萬珍重不具

答周生

孟子曰苟以是心至是心未可輕看今朋友愛
走熱鬧處若真正鑪錘都與他冷淨又一切掃
刮則奚待法堂草深其門已先羅雀矣然則孰
爲有是心耶吾友試自反是心何如此處不欺
謾始有商量耳蓋是心是一念向道真心雖不
保其前後卽此一念却無假真此一念無假自
然之此不之彼胷中冷熱自判得雖不保其持

久已煞是可教端倪所以孟子必受非若今肯
熱鬧者却賴作是心來者受者互相欺謾也是
心在孟子肯爲易在今肯却爲難承示偶及幸
一思之

答魏舜卿

遠承手書嘉惠感謝何當惟兄晉遇 明主拔
擢顯寮持丰裁以肅紀綱爲斯道重慰賀慰賀
第衰病杜門視舊無甚長進雖靜中自勘曾次
一種隱隱習氣照燭頗嚴然起滅根深蹉跎歲

學易齋 卷之七 十三
月竟未有與古人心地精光相爲照射者大抵
立誠之難也古有孤行獨影於窮崖絕島之外
者猶得以豪坐枯形儷精造化一言半偈流聲
海宇令後世仰之法之不期而信此無它至誠
故也來教忠鯁切磋之二云深見誠懇矧 明主
在上賢公卿滿朝兄以此自勵勵人順風而呼
世道不有賴哉道無窮達學無窮達所貴立誠
一也念與兄同事三十年今且不覺爲桑榆之
暮收矣兄其勉而教我乎弟固不敢以窮廢矣

使迫附忱惟自愛不具

與鄧汝德

崑兒文承批教敬謝敬謝茲與建易同赴省聽
考早晚乞教之讀書窮理斂精神安貧賤是男
子根基弟力薄不能訓誨以此累兄乞畱意不
具

天霽赴約而聞羅兄已歸矣當再卜矣沍寒尊
候萬福爲慰弟舊日臂痛復作殊甚日讀二程
先生白沙子書益覺道遠非道遠也懲窒無功

耳衰矣奈何兒輩在省不知能肯聽教否弟近於此處更不作疑惟一味斂心聽其自澈諸凡幫湊解釋無益也艸艸附言

復范晞陽

省城幸接教言私竊慰荷比承重賜翰緘詞旨淵篤皆儒者所難明而欲急聞者念某不肖何敢辱斯夫理本至一學貴有宗復性者理之極趣學之宗要也性本自然廣大精微高明中庸當念具足何待於復惟人多自私用知不能率

所自然須道問學致之盡之道之極之以復焉是爲勉然也是勉然者去所私知令自然者顯見耳非能於自然上加勉也性定故也來教謂且於三千三百之人事精修不懈卽所勉然以馴合於自然之則又謂盡精微卽所以致廣大道中庸卽所以極高明不爾恐流於意見也意極懇篤矣謹斂衽受教第觀語次天則人事少判精麤廣大高明精微中庸微分自勉將未免性地作二見矣何如何如顧此非言語解也門

學易齋 卷之七 十五
下篤志此學不遺芻蕘請姑置此試一反觀日
所勉然處與自然處一乎二乎如一則私知剝
處卽性靈現處止自生慮三千三百誰可增損
莫非自然也蓋卽自而勉初非兩肯漸勉而自
原無二事皆在一心默識中矣若猶或二之則
夫旣二矣安能馴合耶故今惟論所勉然者何
如不憂自然者之流於意見也夫意見者皆勉
然之弗協於自然而或加焉者也是私知也不
然古之勉脩者多矣君子不皆謂之知道何耶

本標稍失利鑿遂殊古今學術之辨微矣自然
者固難言勉然者亦未易也是謂擇善是謂學
問思辨行君子道問學之功蓋如此某不肖少
不知學長涉愆尤幸得槁杜溪山鑒遺經以自
反於古人宗趣偶一線之窺稍便拙訥極慚寡
陋不知是否乞賜裁教夫性非復之難見之難
心非應之難得所止之難蓋心者動物如火易
焚私知流注靈源蔽蒙不止故也自非溪反溪
窮何由能見能止勉者勉此而已太學知止中

庸未發易稱退藏孟著夜氣皆反探性靈直指
宗趣示人知所勉也後世解多標末從事欲開
物務反蔽靈源如以薪滅火識者懼焉門下沈
潛卓識力究斯宗實某所願執鞭用布榘槩伏
惟察辭所不達之意鑒正焉幸甚不宣

答殷同仁

承問艮背之義蓋易之深旨僕淺陋何敢與斯
然試以驗諸身者商之人之精神發用在面而
閉藏於背閉藏者發用之根也無思無爲淵密

自在故常止是謂所是謂思之位也發用則與
物交物交則思引邪妄作而根離聖人惡之故
示之背使人知所自反歛發用歸之根雖感在
前常若退藏於後雖起而應常若敵應不相與
者蓋纔引便有向外向前意纔歛便有向裏向
後意向外則奔逸向裏則漸止此止意自然可
自驗者也是謂止所是謂思不出位也學易者
溪味背意自反日令涵養歸根發用自妙至不
獲身不見人則漸止漸自知未容意度也意度

則出位矣大抵人我生於起念物理亂於多思
吾誠止所則心境廓然無念安有我既無我便
自與物爲體因物付物又安有人傳稱在已無
居形物自著動靜光明皆至善矣何咎之有此
止體自然良背大旨也雖然背義甚深甚切非
可象取意解只在反身靜慮深研得所不可象
之意則一切思爲體用皆不言可喻矣僕學道
多年體驗不力愧不能止辱問謹復誠不知於
經義有當否惟教之幸甚

寄徐克賢

弟比讀易只覺人生性體見成全此念爲崇
聖賢問學全只是消煞此件此虞廷精一之傳
也然念種與生俱生精氣所攝凝知識所窟宅
酬酢所變現其神力幾於不測從古豪傑有志
之士方倚以經營樹立精魄愈大念力愈堅誰
能消煞得且方爲彼所謾障自矜得手又誰肯
消煞也是以學術多途衆論淆起精一之傳幾
泯矣弟幸還山杜門讀易一切不敢從念上建

立痛思了此亦是三十年苦心然歛襟靜坐念
根種種起伏洞若觀火祇自生慚愧也然竊自
幸知之不受謾也兄昨云欲暫住匡廬計今已
在青蓮白鹿之上境靜身閒想益增所未高浚
所未深第嘗一切屏却惟嘿嘿反觀此念消煞
得下否若消煞得下則不厭不倦處處是實學
若消煞未了則恐未免更須商量此處最微細
不遠之復惟顏氏有之克己之訓惟顏氏聞之
寸鐵傷人願兄留意雖然蓮華峰頂元公遺跡

存焉兄仰止圖書炯然光霽必已爽然於此矣
奚俟弟言專狀申致乞更教之餘惟珍重不次

寄鄧汝德

此事一味從淡泊閒靜中浚自存習觀察到自
知處如箭括函蓋始是實際其實際處亦只妥
然自慊自在無勞攘覺當下應用安恬耳無他
奇特所以爲中庸也三子言志各擇好事做不
知昧却自己胸中多少熱鬧不自在曾點獨從
容鼓瑟其中泠然無事都視若閒頗與靈山迦

葉拈花微笑相類真吾儒千古眼目孔子一點
叅倚默識不離當下自知見自慊足法門幾爲
傳出顧歎許之後却不如顏愚參魯便自氣輕
問三子何如則轉却前念矣故夫子似答非答
隱然欲錐其痛處而未發然味夫子語意與前
歎處頓殊則意已獨至或者謂爲實答誤矣頃
讀別記載人問小兒論日遠近孔子不答意何
在或曰聖如孔子亦不能辨此理有作一詩云
溫涼遠近轉堪疑不答當渠痛處錐尙逐小兒

爭未已仲尼何獨古難知此可爲昧當下自知
者之深鑒因惜點猶未悟而止於狂也夢寐上
所學淺深亦是就夢境清濁上下非如實知夢
境雖有清濁其中一點知清濁處却自清濁所
不能到必如是知乃是通乎晝夜與所謂夢覺
一如者乃實知也今人看曾點亦只在童冠春
遊境上理會此與夢中看清境何異皆非實知
者也深自觀察存習一切不爲外物轉念到如
實自知實際始是知止始是自慊正第所謂坤

復之際天下至深處亦至近處也不然未免此
念容易轉却而於清濁境界上淺上深抑未矣
然記曰中庸不可能又習心浮蔽日久又却是
至難處先儒云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
今只辨一至誠確以顏曾爲法不論違順喧僻
一味歛心平氣從淡泊閒靜久久存習久久觀
察其存習觀察處亦不必大用意惟體任自然
轉念處却與提撕勿令大遠大抵手勢愈輕寬
愈靈妙境自漸清明也日日深心吾心知吾
知未有不中者病懷惓惓輒布請教乞兄教之
昔歲羅原昨日桑林友朋皆極相好第覺意緒
攘攘卽欲以此蓋過孔門三子恐談何容易知
德者鮮其將奈何計吾兄同此抱也近尊恙想
已平第雖稍平然困甚矣太華之行何如冬寒
恐難幸別作會圖諸凡幸自愛不盡不盡

學易齋集卷之七

學易齋集卷之八

豫章萬廷言著

序

贈歐陽太守序

孔孟之學我朝從事者彬然衆矣至陽明先生始明先生經履險難獨悟良知爲四方學者之倡而教專事久親承過化之旨惟江西最深惟肯親炙之徒多自見而習之身心行之家國天下能不失其宗者唯南野歐陽公東廓鄒公雙江聶公三君子最盛某束髮受書慕先生之

學幸近三君子之居而未幾南野公卒兩公相繼告終不幸皆不及見矣比來京師獲交獅川君獅川君者南野公冢嗣也講業志道能以家學爲已任予不獲見三君子而獲見君不猶幸歟頃之君出爲高州太守少傅李公宮詹高公率二三同志命辭於予以贈予何敢以不敏謝焉夫道常明於久晦之後而常晦於大明之昔三代而下周之末道之晦甚矣孔孟出而大明不再傳而晦自是千有餘年晦益甚宋濂洛關

閩象山氏出而復明然且復晦至我朝則浸明浸微矣陽明先生以豪傑不世出之資倡良知之學于天下然後學者曉然知所適從亦可謂明矣四五十年之間學者皆知談性命而趨易簡然自今觀之習之身心行之家國天下抑亦如三君子之不失其宗乎抑未易言也苟未易言雖謂之晦亦可也非所謂道常明於久晦之後而晦於大明之昔者耶何也蓋昔者道旣晦塞君子思身任焉不安於固然故外之聞見

學易齋 卷之八
非所憑不强所未慊故內之志意無所倚欲罷不能欲進不得於是憤極而思深博學篤行精神凝而靈悟出乃渙然有以自信故雖晦而易明及其後承流藉舊安於故常耳目足所見聞心思隱乎論說凡道之精微神化若皆可不勞而致焉襲科條影響之似承門庭堂室之安樂非勤生得非心悟固宜其晦而未易明也古之君子求明之術可睹矣猶遠言之也如先生用功行事艱難獨悟之詳皆今所見聞論說者凡

吾之學抑亦如先生之在龍場與三君子之盡心先生者乎抑未易言也苟未易言則凡有志于學皆不能一日安其心况君承家學之盛固宜汲汲爾矣夫道者天命人心之精聖賢維世之本明則治晦則否非豪傑特起而心靈獨悟曷能荷擔於斯途乎如陽明先生是矣胡可襲而安也今明主在上賢公卿在下相與戮力揭斯道於中天茲其會矣且去先生未遠也倘其有憤思乎是在我矣蓋明者自明也惟心各

自明而後謂之明不然卽先生在焉其何若已
某不敏敢以是致羣公之命君其謂何斯某所
願聞於三君子者已

贈翟推官序

夫理與象一也或者謂象迹而已合乎理不必
求合乎象信斯言也所謂一原無間者非耶乾
坤定位之象也晝夜晦明寒暑變化之象也定
位其不可易者也變化其不可已者也天地設
位易行乎中易不可見而乾坤或幾乎毀象也

卽理也是晝夜晦明寒暑也非徒相禪代已也
不夜無以晝不晦無以朔不收藏無以生長故
震必先之坤也朔必先之晦也晝必先之夜也
氣藏而始舒精凝而後耀象也卽理也天不言
以行與事示之故有象聖人因象立教君子觀
象則天天舍象理無由見人舍象學無由進象
伏羲所則也況下學乎易之潛記之慎獨孟子
之夜氣周之主靜皆是也翼曰君子居則觀其
象而玩其辭於此有默識焉學思過半矣寧國

翟君以明易舉進士嘗學於某先生通良知之說嘉靖癸亥余見君都下才知朗疏氣宇弘達慨焉有任道之志頃出爲長沙推官同志圖言於予以贈予惟拙者旣滯象而忘悟知者喜破象以語神皆過也息氣所由生也凝靈所由著也故學問之功主於靜默先語也止先作也戒懼先于睹聞也坐如尸也立如齋也皆所謂象君子所以則天也氣馮形而易運知乘物而易發蓋凝息之難矣象其可或忽乎君知者也中庸語道賢知者恒過其果凝乎其果息乎固所自辨矣說者謂理無動靜求之以靜斯偏矣不知靜而後能無動靜也息而後能通晝夜也旦晝之牯亡弗息也象其迹焉已乎君明易敢以易告主靜立本乃所謂致良知也若夫蒞官之事君才知裕如矣奚俟於余言

贈陳司訓序

本天之學世未之嘗聞也豈固難言哉予往從念菴羅先生遊竊聞其說退而習于羅原山中

學易齋 卷之八 五
數年未得也雖未得喜與友人論究以堅其志
本潔陳君素問學而居最密相與論尤悉君學
準繩墨好事實意常肫肫然稍及精微則曠焉
不當於中顧君善聽言言雖不當猶俯首下視
津津若有味焉予故樂與君對而君亦未嘗不
謂予言有本也久之予官祠部君以貢來京訢
然謂予曰予旦日苦多想嘗夜半起攝衣坐良
久浮想心忽而銷落空洞無物混焉若有與天
通者茲易所謂潛乎其本天之學乎乃今或當

於子之言矣予曰噫嘻君何其善悟也哉夫潛
乾體也吾人所以爲心也是心卽天也然在人
則有念念逐於物想心生焉爲彊陽爲浮氣紛
紜炫露的然而日亡矣的然者潛之反也人悖
乎天矣故潛之所以本天飭躬者潛於形也注
想者潛於念也非真潛也潛之者潛於無潛於
無乃所謂本天也何也本潛故也故非謂其潛
猶有肯乎用而不潛是終身潛而勿用蓋潛卽
所以用而繩墨事實於是乎出也潛斯下下斯

存存存而道義之門啓矣此從古聖聖相傳本天之學也然思慮聰明之運量吾人所恃以立命世態物情之流轉吾人所寄以安身所謂浮想心者極重而難反矣宜予言之未易當也夜半之坐空洞無物之體其潛之端乎其天心之來復乎本是亟反之而亟存之庶乎其潛矣夫質實者善脩超敏者善悟君質實善脩而又善悟則予所願致力而未能者方於君觀之豈徒當予言而已乎無何君爲石塚司訓同志諸君

子圖言以爲贈予惟君司教之官也潛教之本也今天下士衷單衣而尚之錦也久矣予懼其的以亡也君其幸崇本黜華倡以實脩而開以實悟使士不終病于極重而難返才爲實才學爲實學相率以歸於潛則予與諸君之望矣是本天之教也脩之身見之行事莫大乎教君勉乎哉斯所謂繩墨事實也已

贈凌太守序

三代而下漢吏治最稱近古儒者意猶少之予

謂其躬教化課農桑謹豚畜婚冠祀藏皆有法
度務使民崇儉黜浮以隆本實其立法之意能
使奸民無所逞而良民得盡其常其令之行百
姓無所恐懼而盜賊逃他境解兵努而持鉤鉏
雖非盡三代典憲然爲善防奸意有本末其可
得而少之耶往歲閩廣賊寇建昌始數百人夜
至畱新城三日風雨來去太守令吏專城擁兵
急之無振剿之威緩之無導良之術二三年間
盜煩賦重而郡稍困矣奢者盜之招也建昌山

紆土衍良田亘數百里風氣完富士大夫漸染
藩習隆禮自好耻有所不備齊民日趨于奢男
子從僮騎被綺縠婦女束金帶冠珠翠冠競爲
華麗蓋建昌在江西諸郡最稱饒靡而寇入江
西亦始自建昌雖其昔倭奴作孽兵氣四流然
諺云物盈必衰豈亦氣類然耶然淳朴敦龐民
有至性建昌多賢士大夫講學礪行又風氣最
完是在良有司化導之耳今刑部雲南司郎中
凌君以才望出守建昌雲司隸京兆視部諸司

號多事君治如櫛髮力爲清儉有古躬化之意
夫道有經常物有本末今閩廣寇次第就平建
昌漸無事即使復有事杉關白水鳥道回伏可
自固非通都大衢難制其治于飭兵嚴威爲緩
主上憂勞加意守令惟崇本培根爲百姓樹長
久利故予謂三代旣濶絕誠得漢法令循之庶
猶近古君以予言爲少耶事有所不得爲有所
可爲居今之世如減徭免賦一切從便宜如漢
故事誠所不可若勸本業省刑罰注措號令務

爲忠信使民知崇儉黜浮而奸民無所逞以防
盜賊之源則固未有制之而不可者所謂導良
之術也君加之意而已

贈陳春臺序

今儒者論治常大而無當此非儒之過矯焉爲
名高之過也仁與廉爲治之本儒者所世守也
仁必博濟匹夫匹婦之被澤眇焉不以爲仁廉
必一介之不取尋常辭受忽焉不以爲廉斯今
儒者所爲論也夫仁必博濟廉必一介此體量

之極賢人君子所難也一旦加諸身責諸人其將能乎未必有能也知未必能而云云矯焉爲名高也濟之博一介之不取旣所未能而匹夫匹婦之被澤與尋常辭受之節又眇忽而不爲脩已治人之際必將曠蕩而無居高鶩而失實反有出於仁與廉之外者矣何者彼以匹夫所被不足成吾仁忍焉可也尋常辭讓不足見吾廉受焉可也吾志乎大且難則小且易者不暇計也夫小且易者至弗暇計其弊不可勝言矣

嗚呼始以論之過矯而終至弊不勝言非大而無當者乎古之儒者則不然非無濟也行吾愛不必于博非無辭也謹吾尋常不必于一介考其實而不虛存所庶幾而不過不矯焉名高而姑徐徐致吾履操所可及斯其爲仁與廉而已然卒之濟可博而一介亦非所苟不亦篤論君子哉晉江春臺陳君與予同舉進士君出爲華亭令將行予請焉以爲古之治獄者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君愀然曰得情難矣矧勿喜吾恐

未易能也君又嘗語予今之廉非古也吾將爲古之廉者雖然廉以居已而恕以待人庶其可行也噫嘻以勿喜爲歉必不眇然于匹夫匹婦之所被廉而能恕必不取徵于一介而能致謹于尋常君豈矯馬名高者乎蓋予讀漢史有取於黃霸龔遂之爲吏也猶古也何者老弱孤寡之微廬舍藏埋之蹟菲莖雞豚食馬米鹽之煩碎人誰不易之彼且殫精畢力其間而不自以爲仁兩人者或起簿吏或起明經皆以廉直察

舉而不自以爲廉故敦厚和平上下安集而儒者取焉以彼於所謂考其實而不虛存所庶幾而不過不矯馬名高而姑徐徐致吾履操所及者蓋庶幾也華亭東南劇邑近當兵戈剗剝水旱相乘之後國家資賦又最多匹夫匹婦必有願紆旦暮以待上恩澤者三吳舊稱富麗多玩好之資耳目所接一切皆人情所喜愕而不厭故甚易于爲仁且廉而君又志古之儒也故敢以是告蓋願君慎取龔黃之意而終不惑于矯

論哉亦儒者所世守已君之行也中舍工甫魏君同年孟誠李君孟中許君皆欲有贈而委序于予予不敢辭而爲之序

贈萬合溪序

今國家尊顯儒術士大夫爭尚問學聲應肩摩傳相倣倣所在聚而講焉而京師尤盛所謂同志會是也嘉靖乙丑春冢宰大計天下吏治大宗伯掌試士凡吏士聚京師者數千人式序昭明進退惟允中外釐然正矣宰相以皇上一

道德同風俗意甚至非大明學術章示所趨無以稱聖天子壽考作人之盛於是大會吏士與在廷百執事出明道先生定性識仁二章紬繹論難推明道德之旨欲人人知性體廓然以明明德於天下爲已責而不蹈自私用智之非使吏治士習粹然出於王道惟昔光祿丞合溪萬君寧國守近溪羅君和馬誠立幾應師師雖雖流聞四方何其盛歟夫儒效不著於天下久矣今上導下從捷若影響豈謂孔孟之學之難

明哉亦倡之而已倡莫善乎會然會豈一人之
所能必有君子任道者和焉然後導且從不然
雖有賢宰相布宣 聖天子至意亦安所導使
內外百執事承德諭志於俄頃之間哉此萬君
所爲重也君寬洪持重於學見其大於人無不
愛於事無所辭不爲精深奇崛之語款款自盡
有味乎其爲言不爲蘄絕苛躋驚耳動目之行
而俛俛循循如有樂乎中故人樂與爲友而君
亦慨然志於斯會益同志毗賴實多矣頃四川

盜起 朝廷重遠民乃拜君右叅議分守其土
同志謀曰羅君遠在京師數千里今君復行有
如吾 君吾相鄉注斯會誰其和焉乃相與固
畱之不可得則相率圖言以道其志予惟由君
於事無所辭則蜀雖遠且盜必樂焉以事其事
者可知於人無不愛則必不鄙夷遠方瘡痍之
小民而能燠休之者又可知人旣樂與爲友而
君亦慨然斯會則他日蜀之監司寮友太守令
吏而下與鄉之賢士大夫皆興起斯會使吾

君吾相一道德同風俗之意遠且益大抑又可
知矣亦何事於畱耶雖然詩不云乎仲山甫舉
之愛莫助之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
遠畱之者愛之也愛之則思助之君身任斯道
既弘且毅矣吾儕愛君而思助君尤於毅加之
意乎毅者吾心精明氣也洞往古析萬微至睿
而虛至凝而不可散性所以常定而仁所以不
息者也君誠加之意乎則所毗賴吾儕信遠且
益大而儒效益著雖不畱固畱矣敬書以爲贈

贈施憲副序

予少嘗少老氏書或者謂爲老易余弗知之矣
稍長好觀古豪傑所爲於世大較氣有必往而
智有必博然後掀揭幹濟擅功名於一昔彼老
氏者藏氣晦智泊然無與於斯世顧自利徒耳
比壯讀易觀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剛柔晝夜屈
伸消息之故神智之原知來藏往之變化而歸
其旨於逆數於退藏於勿用於中循是則吉則
無咎反是則悔吝則凶則無攸利其變至蹟其

要不外乎此又似於老氏爲近乃始疑之豈義
文周孔之學顧類老氏耶蓋智氣者所爲用而
非所以用也氣往則多忤智博則多疲不待取
證古豪傑成敗理亂之大卽驗於日用語默交
際之微亦有必然不可易者始知易道本隱之
顯未易窺測君子思讀易以寡過則於老氏言
要所不廢焉虞部大夫施君知敏氣達負幹濟
之具士大夫咸推慕之乃君歉然病也與予遊
數年言寡氣下隱然有藏晦之意焉蓋將讀易

矣丙寅春擢湖廣按察副使朱衣象笏往蒞荆
土謂予曰可無一言以贈予惟用莫大乎易學
莫先乎知病君先之矣予復何言雖然易浮者
氣易發者知平居斂焉猶未能一也况有憑恃
乎按察位尊勢重一念喜怒數千里太守令吏
拱手動色憑恃何如也南方之國楚爲太當鄖
蜀唐汝徐揚吳粵之衝而荆爲綰轄昔人所稱
輕悍好作亂者也此其治宜靜不宜動憑易發
之資鎮宜靜之地君將慎其所以用乎易者皇

極大中之道憑知氣者有餘於數任老氏者不足於數然孔子稱與其奢也寧儉故抑高者必下損辯者必訥制發者必藏君慎無少焉以所施然恃者忘所歉然病者斯於易也幾矣

陽明先生重遊九華詩卷後序

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廷言誦陽明先生重遊九華諸詩而論其世其 毅皇南巡金陵召見之昔乎是昔先生既擒濠逆兇豎攘功陰搆陽擠入在左腹召

至采石而咫尺不奉 至尊禍且莫測蓋亦危

矣彼怵於死生禍福之交者垂首喪氣怵怵俛不能自存而世稱敏略之士又乘機投便僥倖於須臾固皆不足道其豪傑君子善處患難不忘其忠亦不過悚息待罪達旦不寐繞牀歎息而已固未有捐失得之分齊死生之故洞然忘懷咏歎夷猶於山川草木之間樂而不忘其憂油油然不失其恭如先生者也嗚呼此九華之詩所爲作而誦之者之當論其世也歟蓋其

良知之體虛明瑩澈朗如大虛洞視寰宇死生
利害禍福之變真陰陽晝夜慘舒消長相代乎
吾前遇之而安觸之而應適昭吾良知變見圓
通之用曾不足動其纖芥也其或感觸微存凝
滯念慮差有未融則大虛無際陰翳間生盪以
清風照以日月息以平旦煦以大和忽不覺轉
爲輕雲化爲瑞靄鬱堦之潛消泰宇之澄霽人
反樂其爲慶爲祥而不知變化消鎔之妙實在
咏歌夷猶之間脫然以釋融然以解上下與天

地同流矣故觀此詩而論其世然後知先生之
自樂乃所以深致其力伊川所謂學者學處患
難其旨信爲有在而益知先生千古入豪後學
所當尚論而取法者也苟徒詞而已騷人墨士
工爲語言者耳何足知先生哉嗚呼先生所處
死生利害之大猶若此况富貴賤貧失得毀譽
之小吾人可自隕獲乎隆慶丁卯予在汀州幕
僚周君子顯持是卷示予因有感先生之學而
論其世敬識其末云子顯先大夫交於先生

子顯少亦有志三復先生之詩而思其家學子
顯雖未遇當亦有咏歌夷猶以自適而賤貧窮
達非所感感然則庶乎尙論先生之實而不徒
誦先生之詩也已

蒙谿張公七十壽序

盛德之不作久矣至於君臣寵利進退禍福憂
虞之際尤難言哉昔人所謂知出於爭而德蕩
乎名者也鮮不薄矣三代遠矣漢宋諸大臣敦
讓簡重類盛德者靳靳可睹記焉况至于今去

古逾遠者乎

本朝成化弘治中治久俗美縉

紳先生皆知講求古先哲人事君之道往往多
先人後已崇讓去爭進無援姦穴寵之計退不
知有蘿攀蟻射之謀和氣渾藏文辭深簡雖吏
會胥能無所考竟然進退 朝廷氣象雍肅足

回鄙薄而鎮儉邪世誠賴之無得論刺焉庶幾
盛德君子矣是以翼贊深而國脈厚數十年間
獨得爲 本朝之最盛然亦甚稀少矣嗚呼不
其難言哉其在于今若我大司馬蒙谿張公所

謂盛德君子耶公沈毅忠醇善古文辭弱冠爲
峇重器舉進士選庶吉士歷禮部郎吉士禮部
郎皆邇要臣峇要臣多吾省人公獨退然不爲
競出爲浙江督學使或忌公卽代公文爲宰相
壽峇有兩宰相乃故爲低昂頌詆之辭以構公
於是受詆者怒公改公遼東馬卿遼東絕塞馬
卿散曹公又以督學改人謂公燼矣須撲滅耳
公無動竟無公何遂歷藩臬清卿晉少司寇當
是峇怒公者獨筦樞向背禍福如反復手公自

念老臣當以忠清自結 主上諸凡委之命謙
然未遑也嘉靖乙卯中倭奴震動畱都畱兵書
屢易難其人惟我 世宗肅皇帝聖武神明照
察二三文武大臣鑑澈毛寒無敢纖隱乃吏部
疏上公名在陪貳中而特旨越次用公 朝廷
愕然不知公所以得此雖公亦不自知受知之
故也公在畱五年申儆飭法布武脩文倭以無
事京軍素悍急解衣索糧而儲臣苛核無撫綏
計士囂諸臣戮辱公卿大臣郎吏大擾亂事在

本兵公招攜緝渠疏罪以聞或貸或殲而公亦致仕矣先是倭亂特驚畱都耳 世皇以根本重地嚴治兵臣甚峻今兵士亂卽在畱內人萬萬爲公危而怒公者猶在位或爲公計方略公恬不爲動竟得溫旨慰諭以歸 朝廷忻然不知公所以免此而公亦不自知受恩之由也公生平任於進退禍福憂虞之際如此蓋公爲器重故禍福之變不能移爲度遠故詈讒之詞不能迫爲識醇故猥詐頡滑無所用爲行謙故凌

厲猶忿無所施爲命篤故致身結主皆有隕自天而不知其故此豈爭知蕩名儉薄者所能知耶今隆慶戊辰八月實公七十於是公致仕九年矣闐闐蕭然食指不給怡怡雍雍於山水文字之間一切視爲身外有以自老則公之任於進退禍福憂虞之際者豈嘗有徼慕而然耶予於是觀公所存盛矣其稟成弘間之醇風粹氣以生爲今國家之遺老者耶何其盛也夫壽元氣也元氣者天地之盛德氣也公德與氣合者

羣所自致耳顧余謂大臣處寵利國脈厚薄所
由係今之去古逾遠矣余誠難言之故推公盛
德見於進退禍福憂虞之際者以爲壽見公所
係之重且使世或有感焉慨然思成弘之盛則
宜于今之遺老取衷焉庶國脈厚而士風正公
壽益遠且大云

別李生序

古人於事無所染然後於世無弗濟無弗濟者
心靈具足之自然無所染者清明在躬之本色

也顧積習流注物欲根深銷蝕熏蒸蓋萬人一
病矣則洗濯汚染洞澈靈源非今日講究切嗟
第一義乎如槩立達之欲弗取於近譬急盈科
之望不浚其源泉意路紛紜源波混出云將博
濟焉吾懼皜淵之體終困於擬議而轍環之跡
不倦之誨殆所謂此藥活人亦能殺人者矣誠
心行之猶爲迷本未免以盲道盲也矧假一體
以濟欲文聖言以私門戶者乎尤無足論矣豐
城李生從予遊且別求一言以訓予惟古人問

學貴在開眼其大有功於世亦惟與世開眼也
未有已眼不開能爲人開眼者自非採空青於
千仞之頂濯清波於巨海之源超出塵情一毫
不受亦豈能淨洗眼根淵澄心地澈見此身未
有之初與太虛混合無人我古今洞然一體不
隔絲毫者也生初嘗惑於浮論今稍知自反予
欲堅其志也故書此爲別生其務開自眼乎慎
無曰吾將博濟也則庶幾古人之學矣

贈實相權上人序

自無念忽生一念自一念橫起多念乃見種種
世界因緣和合之相經云心生種種法生是也
是謂幻相衆生所以迷也自散亂多念攝歸一
念自一念冥入無念乃全不見有世界因緣和
合之相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是也是
謂實相佛所以悟也故欲証實相須悟無念欲
悟無念須攝歸一念今之禪僧多希高慕大妄
意頓悟自誑誑人不知有攝念之功間一二耻
誑向裏異增上慢之儔然能所心生分別識熾

以念攝念轉益紛然縱得猿馬暫停終是狂馳
本質功既涉有念何從無無惑乎妙悟之難而
佛與衆生之益判矣實相權上人少薙髮桑林
壯遊吳越倦歸住予羅原獨閉一室絕去營念
對客無妄談一味反照攝入鏡宗可謂抱出生
死之真志爲衆僧之翹楚矣逾年且別乞予一
言爲贈予深嘉上人之用功而懼能所未泯也
遂以是告之蓋楞嚴經中有言初於聞中入流
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然則非得

返聞之妙豈能能所俱亡能所未亡豈能一念
歸寂念有未寂豈得二相不生是返聞者諸佛
大悲密開疾証實相之妙門明示降伏自心之
獅虓蓋諸念所不能緣之境也非是則強之無
念弗能也圓常不滅耳根之現量昭然上人試
自返而自聞之當有一念相應解脫於吾言者
矣然予因是有感焉儒與佛不同自收放心至
精一用功機要相去不遠今之儒亦異矣高論
妙悟虛見宛然於反已收心最初用力之要則

未嘗一過而問焉是求攝念於吾儒而落能所者鮮矣矧由是以語執中未發之微旨乎上人持此叅請倘見吾黨幸試訊焉庶孟子收放心之學或有聞風興者斯人起予之歎陽明先生不爲空咏矣

贈顧桂巖序

予躁以動嘗好求海內賢人君子之能閒靜博
大長者從之遊以滌其煩心消其矜氣蓋自山
居至今亦既有年雖未大有脫化而知病益深

矣頃予從賢士大夫講學都下桂巖顧君亦從
起復來京君蘄陽人也予在山中昔予鄉多客
蘄陽者君又予年家嘗聞君行事知君閒靜人
也比見君善自斂束視下而言微思慮動靜一
歸恬淡以自適與物靖而和不得已而起又唯
恐或自傷也相對泠然不自覺此心躁妄之銷
而落矣君告南得祠部且行諸大夫思有以贈
而委役于予蓋予少有火病請諸醫謂勞而虛
也補之上炎而愈熾易醫而請之曰是不可使

上也下之峻寒以下之火下而神益耗且終不可鬱而使之下也決焉上炎而病益痼又易醫而請之曰心君火也火卽心也上之則有餘下之則不足順適而中懸衡則冲氣合而和理出從之旬月而病愈此治心之說也馳驟於文章意氣事爲之末者謂之彊陽沈淪於虛寂恬愉而莫之振者謂之槁木所謂上之則有餘下之則不足者也君善治心者也雖然愚觀於君得恬淡之象焉有恬淡之象者思下之者也將無

或鬱之而復熾而躁隨之乎忘帶耍之適也忘屨足之適也平而存順適而中懸衡君必有以命我矣

送錢太守之萊州序

五嶽名山大川神僊所都也而燕齊海岱蓬瀛方丈之間爲之最五嶽名山大川求神僊者所必往也而燕齊海岱蓬瀛方丈之間爲之最此自古記之矣然古之崇黃老好奇事莫如司馬子長其記載當昔英誼雄傑宰命一世而渺然

動神仙之想者往往於是焉求竟無何庶幾而
所謂三山者又推於風濤出沒無杳靄不可
意必之外間有長人巨跡光怪燭天之異又謂
附會無徵應云予不得而詳之也或者謂儒必
用世仙必逃世用世者與逃世者之相求宜其
果不相遇也其或然耶然曹相國一武夫耳治
齊猶得蓋公而舍之又未始不相遇將各存其
人耶抑所謂僊者固自有異耶錢君懷蘇業儒
而喜僊爲郎西曹奉命監江南刑獄事竣脫

身遊泝彭蠡乘白鹿登武夷凌祝融絕頂觀訪
隱君子於梁園緱氏之墟暮年而後復命亦
奇矣未數月出爲萊州太守萊州古海岱蓬瀛
方丈之地也君嘗語予西曹中謂古之大僊必
煉君臣煉父子煉天地萬物煉之至然後不形
之形出而太丹成若周公孔子之徒是也彼區
區形骸中求火候者淺乎言僊矣予又甚奇其
論大抵君貌古氣顓志意儻儻乎將有往也又
蒙焉若無所往庶幾古之恬夷混世無機知之

巧用于世而未嘗濡溺者也今守萊必有若蓋
公者遇之無疑矣昔蘇子瞻謂史不載蓋公終
始意其爲古之至人得道不死者君志意過曹
相國方丈瑯琊之間卽眞得若人舍焉亦未可
知也予不能好奇而好事實三山巨跡雲臥長
生之異予非所徵惟他日萊之民蒙清淨畫一
之教安所而遂生予徵君之信有遇矣

贈葉太守之常德序

嘉靖癸亥冬紹興葉君以刑部郎中出爲常德

太守先是 皇帝以明年甲子啓祚肇靈非大
新厥德莫當天運惟茲文武吏治其振飭而更
張之以惠我元元乃詔簡肅在 廷諸臣尤加
意太守令吏不輕授君於昔實膺是選予惟常
德古武陵郡昔人所稱避秦之地在焉嘗考其
山川思見故所隱處芳草落英今古殊致乃平
岡緩流溪林艸椽被衣食粟之民上下數十百
家宛然太古之遺號稱良僻昔漢宣在民間苦
二千石不稱及卽位精核吏治爲漢中興潁川

渤海至今猶有休烈 皇帝中興過漢宣遠甚
潁川渤海皆繁劇盜賊郡非常德比君才知詳
明縷分刃解視漢吏無少讓則布宣大化以答
聖天子維新吏治之意他日附名中興如漢諸
吏不其榮盛歟予嘗怪潁川渤海皆劇郡得良
二千石而成令名武陵本善地徒以隱君子逃
世之踪著稱當世蓋遭逢其昔雖弊劇爲名區
不然平疇古壤猶或隱于荒遐絕境徒爲高人
奇士之所私較跡遡昔可深慨歎今之武陵則

有遭矣君其以爲赤子不以爲龍蛇因其宜無
變其俗使終得以太守著名盛世而不徒爲逃
世者所私不尤盛歟蓋昔孔子之告子張曰居
之無倦行之以忠夫才綜而能蓄則無倦智專
而渾則忠以君詳明敏達之才蒞常德古朴易
制之地才蓄於綜理之易周知渾於百姓之不
吾競朞而考政三年而最功漢吏不足言矣

敘燒餅兒

舟過磚河五十里有饑兒挽舟瘠苦涕泣不自

勝予憐焉問之回種也趙姓名四兒家京城宣武門賣燒餅父母歿依舅因獨身賣餅爲磚河杠頭王龍以藥迷致當夫苦且懼歿無由歸見諸舅語吃吃甚哀予曰何故不逃曰迷所向卽逐得篝歿矣詢之衆曰信乎衆懼王龍不敢言以意示不平狀獨其中白帽者曰我種類人卽不識一見卽親厚昨是兒語我故我亦迷來今老不知家所因感歎泣下予曰令女送兒至京何如曰不敢我不當夫卽餓歿且久熟此若送

兒大人去我亦篝歿矣予聞而益憐之予初官西曹論獄多稱藥迷予謂藥豈能迷人不之信今果然亦異矣先是天津兵憲黃公遣人護予至德州予因與飲食費令致兒黃公所爲書悵黃公轉送京師予父侍郎邸第中召其舅還之使業燒餅自活而更言王龍狀于黃公因有爲予言者曰此事傳遞中最多凡官募夫必有直杠頭者利其直嘗以藥迷致人子弟閉幽室中稍與脫粟飯剪髮垢面裸身令形體盡變易惑

學易齋 卷之八
所向計卽親父兄相遇不相識然後出牽舟已
冒募夫之直逃輒筆歿以威欲逃者謂之攔人
江南北皆有焉夫此輩皆冒百姓不得已浚剝
之膏血又塗毒人至不忍棄捐孤阨之子弟誠
不容一日赦然士大夫往來利有夫則舟行速
又非所司無與焉因置不問有司值地方繁劇
簿檄日芴午下又不暇問故逋惡不特王龍受
苦毒不自伸亦不特燒餅兒也予聞而心益悲
雖然非予所能及也及吾所見者盡心焉耳矣

顧其言有足廣予因敘次之如左

別蕭允隅序

念菴先生嘗語予氣晝夜聚始有力初未喻其
旨年來靜坐始辨聚散根由然猶晝間坐耳比
感歲月之不延恨哲人之旣逝悲思遺訓益用
服膺於是定夜坐之盟痛自收斂益覺此氣易
上而難下易浮而難沈易矯戾而難和平中宵
耿耿未有歸聚之效間一有之旋復起滅良工
獨苦愈苦愈遠念之悵然固不知何時可讐師

言也允隅蕭君使歸索數語爲別君亦嘗患氣
浮動而欲歸聚者夫氣凝性之機動物也著事
則馳內守則滯馳且滯非聚也聚者歸根之謂
也氣之歸根必於夜見之故孟子稱夜氣君誠
有意於斯乎於息加之意而已蓋虛者氣歸之
壑也息則虛虛則聚聚則生而動罔弗吉矣此
乾坤垢復之微旨也故聚非聚而有聚而有弗
聚矣凡易上難下易浮難沈易矯戾而難和平
者皆聚而有者也雖然予猶臆言之也先生復

不可作君使事過蘄州見吾友顧桂巖氏其當
有以告君矣

念菴先生書冊後序

隆慶二年春予自汀改廣平將行鄧生于蘇等
持令先大夫木山公所求先師念菴先生書冊
示予且求一言於後予受而讀之泫然出涕悲
夫先生書冊時廷言固在側也曾幾何時而先
生與公皆往矣撫今追昔能無悲乎而又重自
悲也何言何言雖然先生所可往者耳與目也

所未嘗往者冊中所謂犁然有當於耳與目者
也夫犁然有當於耳與目者豈惟先生予與二
三子一也今試反之吾之耳與目其有當耶抑
無當耶所謂當者在耳與目耶抑亦超然耳目
之外而獨存耶於此反而誠有當焉千古在前
萬古在後吾猶旦暮之况去先生之世如此其
甚近卽先生未亡也苟於此未有當焉則予與
二三子且未能自識其耳目之所以然也况先
生之既往耶嗟哉微乎未易言也別顏色於形

骸校精神於意想先生於公猶或難言之况予
與二三子耶此予所以悲也雖然惟無耳目斯
已矣有是耳目斯有是犁然當者豈在外哉存
乎我而已某讀公近天樓記與手鈔濂溪先生
諸書則公嘗取於師友之間而善反於耳目之
表矣二三子近承家學之嚴遠服先師之訓庸
可自諉乎吾與二三子勉之各反其耳與目而
必求得夫犁然當者庶不終求先生楮穎之間
而會精神於意想之外矣蓋非得之先生也得

之吾之耳目也非得之吾之耳目得之吾之寓
於耳目而又超然耳目之外者也因投涕而序
諸末使藏焉

未矣著序

易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
易以貢此以辭告也而曰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何哉予嘗於著卦體之予自乙卯以來凡遇著
卦之辭四始震之象震驚百里不喪七鬯再謙
之象謙亨君子有終乙丑之春予有疑於進者

遇无妄之九四无妄之疾勿藥有喜是時予方
進而得然味其辭曰不喪曰有終曰疾與藥云
者何辭之危而可懼也 今上隆慶改元丁卯
予所懼於咎者益多矣殆難言之也著之遇雷
之九四需於泥致寇至象曰自我致寇敬慎不
敗也於是積著再拜凜然者久之乃知著意不
徒在進退失得之象已也其辭愈危而命予者
愈深矣洗心退藏不以此乎蓋密者神之微動
而未形者也凡人情安肆則心氣躁露而動者

形動者形而密不可見矣能無凶乎故著卦之
辭多危危則懼以斂斂則反形以入神洗心者
洗其躁露之垢而反之無形者也洗斯退退斯
藏藏斯密密則無動而非神矣是謂幾先之吉
而實於辭之危得之以予之浮妄猶凜然受命
之頃若退以藏也矧謙謙君子乎嗚呼深矣又
明年予罷官山居欲服膺斯義而懼其肆於是
序之壁間以自省常若命於蒼龜者雖不得於
進亦庶其恐懼修省自附於君子之有終云

